

## 齐大在华西坝的三任校长

### 金开泰

齐鲁大学源于 1864 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1836—1908)携夫人狄邦就烈(Julia Brown, 1837—1898)在登州城内“观音堂的破庙里办起“蒙养学堂”，1872 年定名为“文会馆”，1882 年，纽约北美长老会总部批准升格为大学建制，定名“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史称登州文会馆。1902 年 6 月 13 日，建立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1917 年 9 月，启用“齐鲁大学”。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1937 年 10 月，齐鲁大学被迫停课，除部分员工留守外，医学院高年级师生和部分师生先后流亡到华西坝。校长刘世传回国后亦来华西坝，组织师生参与五大学联合办学，中间汤吉禾继任校长，1946 年由校长吴克明带领回迁，于当年 10 月 1 日正式在济南复校。



刘世传(1893-1964)，字书铭，山东蓬莱县人，1914 年毕业于广文大学，1919 年从齐鲁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在美国霍士德学院(College of Wooster)获学士学位，后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935 年任齐鲁大学校长，直到 1942 年 9 月抗战最艰难的时候，齐大经费拮据，各方矛盾尖锐的情况下，经董事会批准休假，1943 年批准辞职。蒋介石到成都“召见”过他，令他出任驻印度大使或到香港任职，均被他拒绝。1951 年遭反革命罪，被判刑一年，1958 年再次被剥夺政治权利，1985 年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初到华西坝时学生仅数十人，老师寥寥，但开学后在校长的领导下，大家经过艰苦努力，除无线电专修科和药剂外，在济南的各系逐步得到恢复。教授及行政人员等也相继从海防等地绕道而来。太平洋战争爆发，西籍老师除被捕的亦相继而来。在华西坝时期学校荟萃钱穆、顾颉刚、胡厚宣等名教授，为适应国家需要，理学院增设制药系，文学院设国学研究所，理医两院经刘校长取得罗氏基金 6 万元、省政府给五万元，1942 年设寄生虫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修满 24 学分，毕业论文 16 学分，授以理学硕士。

40年前毕业于齐鲁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的曹伯恒回忆说：“刘世传先生为国际公法专家，身材魁梧，分步如飞，口若悬河，声若洪钟，在过往成都期间，蔚然而为华西坝五大学会议的主席，见解高超，语惊四座。”

学生王大空说：刘世传在人的心目中，长得高高大大，是一位以印度问题闻名的学者，为人古典顽固，方正不阿，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格。在齐大女生宿舍美德楼的四周装置了好多盏电灯，用强光大量扼杀花前月下，你侬我依的罗曼蒂克气氛。尽管刘校长很严厉，但是他对我们的谆谆告诫，深切的爱和关怀，才使我们用正直、仁慈和诚实的步伐，在人生的路上迈进。

参见《齐鲁大学八十八年》的有关文章；



汤吉禾，江西九江人，1902年4月出生。祖父汤大树，系自耕农。父亲汤祚孝及叔叔汤祚贤，均在祖父的勤苦培育下，考中了秀才。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父亲以教书为业，曾任金陵女子大学副教授，被聘为江西省文史馆馆员。叔叔则参加了徐世昌的新兵到日本士官学校，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领导赣南起义。

汤吉禾幼年时在家和私塾中广受新旧知识的熏陶，1913年随父亲入九江圣约翰中学，1919年入武汉文华大学，五四运动时与同学合出了《协进周刊》，1922年获文学士；执教於九江圣约翰中学兼上海大陆报通讯社通讯员；1925年由省政府派赴美考察美国的教育系统；完成使命後，入密苏里大学选读新闻系，1927年获新闻系学士与政治学硕士学位；此间兼任了旧金山《中国青年》的中文日报通讯员；1927年，汤吉禾到了纽约。适逢在文华大学读书时的裘开明正应哈佛大学之聘。为该校筹建汉和图书馆，约他去当编目员。在哈佛半工半读了五年，又获得了一个硕士，并于1932年以《清代道科制度》的论文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30年任波士顿大学中国文化历史讲师；1931-1932年任波士顿世界和平基金会远东问题讲师。

1932与斯密丝女子学院的朱琴珊成婚，谢绝了哈佛大学筹建“东方政策研究室”的邀请，夫妇决定一起回国，顺道去欧洲蜜月巡游。返国后被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班聘为上校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1935年经岳父朱斯蒂的老友于右任介绍。转任国民党中央监察院总编纂之职，兼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同时担任陈立夫创办的《时事》日报的副总编辑。七七事变后，1937年底随中央政治学校转移到重庆。

1938年到成都齐鲁大学任教授，住在骆园，其后任教务长。1942年9月10日经齐鲁大学董事会决定代理校长，1943年任校长。夫人朱琴珊在华西协合大学外语系兼任

讲师，执教。1943 且 3 月汤在周纪念会上发表教育方针，表示本着国家政策，创办人意旨，学校背景及环境要素继续以教育为主，服务为辅；教学为主，研究为辅；先充实已有学院，再图发展。进行了人员调整，汤继续兼任教务主任；医学院院长杜儒德请辞慰留；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江之泳坚辞，改由政经系主任张国安代理；英文系主任由田安代理；理学院代行院长张奎坚辞，由化学系主任薛愚代理。对外继续与各校校长们一起协力办学，维系了齐鲁大学在华西坝的发展。1944 年与张凌高等一起参加了张群接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访问。但汤非齐大出身，在校学术和威望不高，受命后遇到一些校友不服，几位有影响的校友收回了对母校的支持，加之 1944 年他遵照政府的训示，处理学生参加大中学生游行，引起学生的严重不满，乃控告他克扣政府补贴学生伙食，虽经董事会派人调查，查无实据，仍控告不停，且向新闻界求援，董事会不得不让他休假，出国讲学。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前几日，董事会方推吴克明任校长。

1945 年初汤吉禾经张群、朱家骅介绍到重庆办理出国手续时，蒋介石希望了解学生运动的情况，经陈布雷引见，见到了蒋介石。蒋要他在出国之前到侍从室帮助工作。从 1945 年 3 月，便在侍从室第四组（政务组）担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工作。主要处理积压的政务文件。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第一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将在伦敦召开，中国代表团需要一名精通英文的成员，经团长胡适邀请，是年 9 月。汤吉禾随团去伦敦。1946 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委员，1947 年 1—8 月任教育部国际教育事业处处长。朱琴珊也到南京金陵女大当代课教授。不久汤又被任命为位于浙江金华的国立英士大学校长，朱琴珊同去英士大学当教授并做外语系的主任。1948 年 5-6 月又发生“迁校复医罢汤运动”，坚持要求迁校，恢复医学院和重派新校长。汤遭歹徒凶袭。被柴板击中头部，伤在眉右侧上方，乃愤而辞职，回到上海。住在汾阳路慈惠邨。1949 年他们夫妇谢绝了汤恩伯提供的到台湾的飞机，坚持留在上海。此间和同住于慈惠邨的原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陈石孚一起，共同创办了一所翻译社（Translation Office）。专为留在上海的大量外侨翻译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各种政策、公告、文件之类。1949 年 5 月，又与原安徽大学校长程演生、原英士大学教务长蔡宾牟、总务长阎掖华共同在惇信路上创办了一所人文中学（后改名为武夷中学）。汤教英语兼任总务。

1951 年 4 月 27 日。上海军管会实施大逮捕中逮捕，1951 年底被判处有期徒刑，送往江苏滨海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56 年，被特准保外就医回家，与北大政治学教授、留美政治学博士张慰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蔡宾牟教授共同翻译出版书籍。1961 年被正

式释放。1978年8月，由长宁区公安分局经区委批准，正式摘帽，恢复公民权。1980年，被聘入上海市文史馆，在历尽坎坷后人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5年5月2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布无罪，重新认定为退休教师，由武夷中学，发放退休金。从1951年到1985年他的人生停转了34年，这既是个人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30多年中朱琴珊同样也历经磨难。除了家庭的负担，从教中也要参加反省学习，文革中家里多次遭抄家冲击。直到生命的最后总算有了子孙绕膝的安定生活，1992年病逝，享年90岁。

汤一生著有《中国的宪政问题》、《中国审查员的建立》、《中国的对外关系-著作文献提要》。均由哈佛大学中文(燕京)图书馆出版发行。翻译有《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英国政府》(上下册)、《现代民主政治》(上下册)等多部著作。1995年6月9日，在沪东一个护理医院安然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本节参见许懋汉：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的一生；上海文史馆馆员汤吉禾自传。汤琬华：我的父亲汤吉禾等（照片由汤琬华供）。子女汤为杰与姐姐汤琬华已阅。

吴克明(1898—1977)，字承敏，山东青州益都镇偶园街人，1913年在青州崇实中学毕业。1919年在济南齐鲁大学毕业。“五四”运动期间，任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学生会主席，积极组织同学进行爱国活动。1920年春至1922年冬，留校在化学系任教。1929年，他前往苏联、波兰、瑞士等8国参观，并到美国欧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化学，获硕士学位，曾发明三种镉之磷酸盐。1937年，他在中央研究院药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化学组主任。从事中药提炼研究和防毒设备设计。1938年起，又返铭贤学校任教员兼教务长。1944年春至1945年夏，他应聘到重庆中央财政部盐务总局任技术专员。1945年秋经校董事会的选举吴克明出任齐大校长，毕业生姚耀宇说1945年的毕业典礼上“吴克明校长，他谆谆训示，甚为感人。骊歌高唱之际，同学们不由得泪珠滚滚而出，一片啜泣之声。”随后主持了抗战胜利后齐大复校返回济南的工作。艰难的抗战时期，正是吴克明校长的鼎力支撑才使得齐鲁大学不仅没有被战争拖垮，而且还能取得累累硕果。学生束怀符：在回忆齐鲁大学老师对我的教诲中说：爱生如子的吴克明校长。张聿修是济南市中我的同班同学，46年在齐鲁患结核，住院治疗，47年病重后去世。她的男友从天津赶来，提出想开一个追悼会，并免去她的住院费。我和文学院的骆瑞丹找到吴校长提要求。他深思一会后说：这个学生死得很可惜，你们的要求我想办法，下午通知。

果然下午通知第二天下午四点半在康德堂开追悼会。由我们负责组织安排，他主持。住院费也不用交了。实际上我们考入齐大的校友仅 20 多人，校长却在冷冷清清的小追悼会上主持并讲话。高圣选 是考入齐大理学院的我们中学同学，为人敦厚，学习努力。1947 年的一天，骆瑞舟找到我说他在家里被警察抓走了。我们三个同学去找吴校长，说明情况。请吴校长把他保出来。吴校长听后说：他是我的学生，我应把他保出来，他为什么那么粗心，我去想办法。过了两天，看到高又回学校上课了。听说高也未去向吴校长道谢。我在路上遇到吴校长，他也好像未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

著有或参著《东亚经济何处去》、《经济效益学》和《世纪茶苑》（中国茶产业研究论文集）等论著，其《转型时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为研究》论文获美国西部决策科学学会 2001 年年会最佳论文奖；曾主持过《中药产业现代化与国际化研究》、《皖江开发开放与浦东开发研究》等国家和省级重点课题的研究工作，先后在境内外报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

尽管齐大在华西坝期间遭到校长更换频繁的影响，但各校长在掌校期间，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齐大仍不失为历史悠久的名校，几十年后学生依旧对她非常倾情。都认为生活虽然艰苦，生活却朝气蓬勃。如 40 年前毕业于齐鲁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的曹伯恒回忆说：“在一小块空阔的土地上，建筑了一座马蹄形的房屋，一边是文学院的教室，（理学院借用华大的教室与设备），一边是男生的寝室，连接部分便是饭厅，也是礼堂，也是交谊的场所。这显然是投靠远亲，依人篱下，临时加盖的建筑。房子上面是瓦顶，下面是竹片混土建成的，再简陋，再寒酸不过了。” 但“齐鲁文理医三个学院，总共只有 400 余人，住在一幢低矮的房屋之中，手足相连，呼吸相闻，彼此接触既多，相互的认识与了解日益增加，国难当头，天涯沦落，自然会产生一种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感觉。”

“借居华大行政楼的一角办公，与我们稍有接触的机会。教务长为哈佛出身的汤吉禾博士，文学院院长为江之泳博士，理学院院长为留法的薛愚博士，医学院院长为侯宝璋博士，训导长时有时无，多由各地传教士选任而来，品德虽然端方，但是才干缺乏，不到几天大都知难而退。”正是刘世传、汤吉禾等人与四大学校长和相关人员商定并推行了联合办学，相互选课，相互承认学分的体制，这不仅保证了几校在困难中的正常运行，而且实现优质资源共享，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志向，选择自己敬重的老师上课。

这种自由和机会，在国家危难时期，艰苦的生活中，对于热心求学的学生，也成了提振士气的重要因素。

齐大实行导师制，1947年毕业于历史系姚耀宇的说 齐鲁大学师生的感情是浓厚的，这可能是与自选导师制有关。同学们就学校拟定的名单（多为系里老师）中，自选导师。担任这样的导师，全然是荣誉职，被选的导师，也很乐意担任。为有效辅导，学生人数以5至10人为原则，纯粹为无给职，老师甚至还要贴钱。有时邀同学到家里聚会，不用说就要作东道主了。一顿便餐，些许水饺，无限温暖。散后，同学们刻骨铭心。在与导师的接触中，导师的学问、品德、风范……都能给同学们许多的启发。有关为学、做人、处世等等，更能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希望我们能进入最高境界。导师的爱护与关顾，纯然是出于一片至诚，使我们深深感到如沐春风，如沾化雨。

齐大的文体体育活动也开展得很好。学生有各种宗教性的团契，写作上的表现，游艺节目的表演。齐大的篮球队在成都各大学中是首屈一指，无人不知。名将阎守之，高头大马，一表人才。谢永璋、陈清润，丙两位华侨同学，一对老搭档。刘大为，身材高大而灵活。董康明，身体矫健壮硕。陈维生、陈焯、温绍杰、袁绍云、及李绍杰各有千秋。曾连获数届五大学联赛冠军，美国野马式战斗机篮球也败在这些的手下，可以说悍将如林，名噪一时。排球队增加刘大为朱尊志生力军后，以3：0击败了素有训练的金陵大学的“红黄队”，真是异军突起，在校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齐大的合唱团经反复排练后曾在暑袜街礼堂演出过四部合唱《旗正飘飘》、《渔阳鞞鼓动起来》、《六军不发无奈何》、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及女声合唱《同在虚无缥缈间》等歌曲。女生独唱是医学院的侯杰。在王伯怡的策划下，《钦差大臣》，如期登演，女主角聂子演技精湛。一般职业剧团不肯尝试的事，一批流亡学生做到了，不仅没有赔钱，还稍有盈余。1945年夏秋之际，由社会系的郎新康组织了一次话剧《雷雨》的演出，郎自任导演兼演周萍，医学院刘玗昌演繁漪，杨燕蟾演四凤，王玉琦演鲁妈，政经汪声和演鲁贵，王学涌演鲁大海，赵某演周朴园，在华西体育馆演出，反响热烈。



参见《齐鲁大学八十八年》的有关文章；